



文・圖 | 美代・谷木・母那烈
 (花蓮縣太巴塢國小教師)

タバロン集落のとある狩獵活動の記録
 A Hunting Event Sidelight in Tafalong Tribe

一場狩獵活動的側記 太巴塢部落

太巴塢部落 北側一處被稱之為 Sapalamal 的區域裡，有一座約70年前，由部落長輩 Latiyiwl 階層們（太巴塢年齡階層的命名為襲名制）親手建造的魚池。在荒廢了近40年後，於2012年9月又由新一代 Latiyiwl 階層所整理，並與這魚池產生連結。階層成員 Kumud 的獵場就位於這魚池周圍。

行前準備

2013年10月底氣候宜人的一個週末清晨，Kumud 帶著稚嫩的狗兒子 titi 前去魚池。「Ngaayho mama. (各位長輩你們好。)」Kumud 大聲地向魚池的祖靈們報告他的到來。順著小徑跨越魚池的土堤，進入池邊的工寮。Kumud 起了火，倒了酒給長輩說道：「A mama, ini ko tumesekay lingalaway, kamo to ko ayaw. (長輩呀！這裡有甘甜、清澈的，由你們最先享用。)」說畢，就開始整理一旁滿身乾土、躺了近半年的獵具。

不一會兒，Kumud 戴上番刀，看似要出發了。他倒了滿滿一杯的酒給自己，面向門口穩穩坐定，開始為今年的獵季依序對 Sailohay (山神)、Adocengel (獵神)、Matoasay (長輩) 報告來意：「在此建造魚池的長輩，很抱歉無法細數你們的名字，我們不是別人，是你們的孫子，我叫 Kumud，是 Namoh Kulas 的孫子，Fuday Namoh 的兒子。我逞著一股衝動啊長輩，要放置陷阱，你們可能會問是誰在觸碰這山林，不是別人，是我 Kumud。這次放陷阱，希望長輩能給我們 Latiyiwl 階層好夢，增加我們 Latiyiwl 階層的團結。等會兒，請清除我前面的路，我才不會羞愧的回部落，請將你們的夢境給我們。這裡有甘甜清澈的酒水，還是由你們最先享用。」



Latiyiwl 階層前輩建造的魚池，以及魚池旁的工寮。

大巴壠部落北側有一座約70年前，由部落長輩[latiyiw]階層們親手建造的魚池。在荒廢了近40年後，於2012年9月又由新一代[latiyiw]階層所整理，並與這魚池產生連結。2013年10月底氣候宜人的一個週末清晨，Kumud帶著稚嫩的狗兒子titi前去魚池。



Kumud向長輩們報告完畢後，帶著titi，背起他的陷阱，來到離魚池工寮不遠的山溝。Kumud腳底像是裝了吸盤，輕鬆地穿梭在這山溝叢林間，他邊走邊唸著：「Saemelingen ho ko mata ako, icuwa ko lalan naira? Icuwa ko lalan? (請讓我的眼睛明亮，他們的路在哪裡呢？在哪裡呢?)」沒多久，他就看上一處野蕉下方平坦如板凳大小的空間。

置放陷阱

今年第一門陷阱的置放開始了，挖溝、綁繩、釘木樁、設置鋼索，Kumud對著這些獵具伙伴叮嚀道：「Aka katalaw, o fainayan kiso, o faina:yan, ano pasayni cairalepelen, aka katalaw, lepelen, so^oten. (不要害怕，你是男人了，真正的男人，他們過來的時候要緊緊抓住，不要害怕，抓住他，鎖住他。)」完

成最後鋪設與偽裝後，他再次提醒他們：「Aka katalaw, o fainayan kiso。」獵具對Kumud而言是「他」不是「它」，是具有人性的，是伙伴。接著他順著山溝而上，繼續設置陷阱。午後Kumud回到工寮，跟長輩們報告今天的情況後，留下了工寮的火苗，下山。「Toan to kami a mama. (我們要回家了，長輩們。)」他大聲告訴了長輩。

11月初，陷阱置放後的第二週期間，Kumud並沒有接收到關於陷阱的夢境，他約了階層伙伴Kacaw於午後一同前去魚池，整理魚池周圍那已長高的野草，順便看看陷阱的情況。

巡查陷阱 驚喜獲獵

到了工寮，Kacaw熟練地升起了柴火，Kumud依序斟酒給長輩與Kacaw後，開始跟長輩報告來意。Kacaw注意到一隻pacawacaw (紅頭蒼蠅) 在工寮裡反覆飛竄，順口說道：「Cay ka sitama'ay? (是不是有獵物呢?)」「Awai ko lemed e! (沒有夢呀!)」Kumud笑著回答。Kumud起身戴上番刀，準備巡看陷阱，titi也興奮地躍起，抖動著身體還伸展四肢，看來也準備好了。Kumud告知了Kacaw後，往山溝方向前去。「Sa kawasen. (要像鬼一樣。)」Kacaw祝福Kumud這一趟受神靈祝福，不會空手而歸。「Sa kawasen。」為能「受神靈祝福」的意涵，多用來祝福上山狩獵、下水捕撈的族人不會空手而歸。此時，一旁的titi像拉滿弓的箭，早已飛射出去。

昏暗的山溝裡，只有水珠低落的聲音。「好安靜啊！」走在山溝的Kumud呢喃著。他走到第一門陷阱時，發現陷阱彈開了，鋼索不在現場，原本偽裝用的枝葉也凌亂不堪，Kumud寒毛直豎，隨即用雙眼巡視周



圍，嘴裡唸著：「打到了，icuwa kiso?（你在哪裡呢？）」未見著獵物的身影，便蹲跪著巡聽。Kumud發現陷阱對面山坡上有移動痕跡，他順著痕跡而上。此時，titi在上方30公尺處吠了一聲後，開始激動地連續吠叫，樹林騷動著，山溝不再寧靜，Kumud飛奔前去。是一頭約70至80公斤正值青壯年的山豬，他的前腳遭陷阱及藤蔓纏住。

「Wa: o, Kacaw si tama', Kacaw si tama' to fafui.（哇嗚！Kacaw，打到了。Kacaw，打到山豬了。）」Kumud興奮地大聲呼喊待在工寮的Kacaw。titi很盡責地看守著，不停地吠叫，移動位置。

合力捕獲 祭謝祖靈

沒多久，Kacaw來了，問Kumud說：「Idoc e?（矛呢？）」Kumud以為陷阱設置才兩週，獵物也不會太早回到獵場，所以認定此次上山只是看看陷阱偽裝是否還完好，毫無準備。那頭山豬也因titi持續地騷擾，毫不在乎受束縛的前腳用力拉扯、衝撞，且力道越來越強。兩個男人見狀後，擔心鋼索會被扯斷，便就地取材製作木棒。此時，對山豬而言，拼了命也要嘗試逃脫的可能；對獵人而言，若山豬在此時逃脫，受傷的就會是他們。折騰了一段時間，Kacaw和Kumud在titi的誘敵之下，合力制服了這隻健美的山豬。

山溝隨著山豬的氣息也回復了平靜，只剩兩個男人氣喘吁吁的呼吸聲。片刻後，Kumud靠近了靜靜躺著的山豬，解開糾結成一團的鋼索與藤蔓，他對著鋼索說著：「Cai sawaden o miso, o fainayan o kahemekan kiso, tamita taloma' to kita.（你沒有放開，你是真正的男人，是令



獵獲的山豬、Kumud的愛犬titi及階層伙伴。

人驕傲的，走吧！我們回家了。）」接著來回撫摸山豬那粗硬如山棕的體毛說道：

「Maneng naca maala kiso, halime:den no niyam kiso, malo saka 'orip no niyam, tamita taloma' to kita, Aray han ako kiso.（很抱歉，我取走了你的生命，我們將會好好利用你，成為我們的生命，走吧！我們一起下山，謝謝你。）」Kumud與Kacaw合力將這頭山豬背回了工寮。

一到工寮，Kumud拿了番刀從山豬肋骨下緣劃下一刀約兩指幅的破口，熟練的從山豬身上取下一小塊肝臟，Kacaw開了一瓶酒遞給他，Kacaw說：「Fetiken ho ko matoasay.（去跟長輩敬一下酒。）」Kumud取了一小片月桃葉放在工寮的一處，恭敬地將肝臟、酒擺上，說道：「Aray a mam, mapatefuc aca namo ko sufuc, lipahak kami o sufuc misa latiyiway, nian a fafui eminen no niyam ami sakilac to selal misa Latiyiway, aray hanno niyam to olah no namo. Honiasaan mapo:long kita mikilahod, ini ko atay ato tomesekay lingalaway, kamo toko ayaw, aray a mam.（謝謝長輩，你們分了肉給我們子孫，身為孫子的Latyiwl階層很是欣喜，這頭豬我們會分享給每一位Latyiwl階層伙伴，謝謝你們對我們的疼愛。等一下我們一起品嚐這味道。這

Kumud一直相信「這是他對長輩、獵物的尊重與誠信，當他謹守，長輩就會給你。」Kumud的狩獵連結了獵具、家人、階層、獵物與長輩，但現在還有多少這樣的獵人存在呢？存有狩獵靈魂的獵人。果真，Kumud在這次獵季頻頻獵獲山豬，他一樣謹守承諾分享給階層。



裡有肝臟和酒水，還是你們最先享用。謝謝各位長輩。）」

歡慶分享

下山前Kumud電話聯繫了山下的階層伙伴與家人，他們回到家時，Kumud的母親與階層伙伴早已等待在門口，ina（母親）欣喜的說道：「Wata! Mapalemed kamo o selal kini, padiwaen ako ca faki fai taynian mikafi.（哇！你們階層很受祝福呀！我馬上打給叔叔阿姨們來家裡喝湯。）」

這一晚，Kumud因著這頭山豬，家人、階層聚在一起。Kumud與幾位階層成員，忙著處理獵物；剛到來的階層伙伴，拿著帶來的酒水，紛紛敬著所有人員；Kumud的太太忙著招呼、準備餐具；Kumud的孩子，站在一旁指指點點的，不時問著爸爸那是什麼、這是什麼；ina邀請的叔叔阿姨們，坐在遠處欣賞著Kumud與伙伴處理獵物的過程。今晚，就像是Kumud家裡辦喜事一般，直到深夜。

處理獵物過程中，Kumud刷洗山豬輕聲對著他說：「Aray han ako i tisowan.（非常



孩子在旁觀看長輩處理獵物。

謝謝你。）」正如Kumud在山上安慰失去靈魂的山豬、敬告長輩的禱詞所述，他們仔細處理他的身體沒有任何浪費，並將獵物全數分給階層成員，Kumud一直相信「這是他對長輩、獵物的尊重與誠信，當他謹守，長輩就會給你。」Kumud的狩獵連結了獵具、家人、階層、獵物與長輩，但現在還有多少這樣的獵人存在呢？存有狩獵靈魂的獵人。

果真，Kumud在這次獵季頻頻獵獲山豬，他一樣謹守承諾分享給階層。◆



美代·谷木·母那烈

阿美族，1975年生。現任花蓮縣太巴壠國小教師。自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畢業的碩士論文就以太巴壠部落狩獵活動做為研究主題。